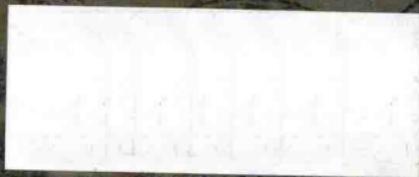


大日本書



第二十一回 入侯府寇相困國舅探來寶靈竹對喪門

話說阮英見鮑三娘的屋內 細看三個人仔細一看 却是玉龍白平雷順 當時如墜五里霧中 原來雷順各處打探 不見三位姑娘 也不知鮑三娘在那裏 連繞了好幾個圈 阮英也不見面兒了 心中正自着急 忽見前邊牆下站着兩個人 雷順忙隱住身體細看

却見是穆鳳英和尤玉環 細留神見地下還躺着兩個人 正是姜玉龍和白平 不由點點頭 心說 他們還是真有夠 居然把他們救出來了 可是怎麼不見焦鳳菱姑娘呢 莫非說他沒來 不能 他決不能不來 正在想着 就聽他二人商議 要去我焦鳳英

雷順心想 是不是 我算計他就不能不來嗎 想着見他們商議着 把姜玉龍白平藏在花下 二人都走了 不由一咧嘴 心說 我的姑奶奶 真你膽子不小哇 這是賊窩呀 真敢把他兩扔下走了 這虧了是我在這兒看着 要是賊人等你們走了之後 過去就把他們宰啦 真太粗心了 想着 因見他們跑進一重小矮牆去 便走過來把玉龍白平拉出一看 都是昏迷不醒 知是受了迷藥了 却因為身上沒帶着解藥 有心找點兒水去 又一想 自己離開不得 倘若來人看見 還了得 忍着 却是無法可施 心裏正自爲難 却忽見姜玉龍動彈 雷順一喜 心說有門兒是他們要醒 遂藏在一旁暗地觀看 原來他們兩個雖然被迷香帶抖倒 却因爲阮英先曾潑了他們一臉一身的水 藥力未免小了些 又在這潮濕地躺了

這末半天 藥力就退了 慢慢醒轉來 睜眼一看 滿天星斗 遂霍的佔起來 留神一看自已却躺在花園地下 白平也坐起來 兩人不相免對納悶 玉龍道 嘿 咱怎麼會到這裏了 莫非死了嗎 白平咬了咬手指 遂搖搖頭道 沒死 我恍忽是見阮英來了 也許是他把咱救出來的 玉龍一聽 點頭道 不錯 我也看見他了 可是他把咱二人仍在這兒 他往那裏去了呢 說着站起來 留神往各處看 遂道 沒有人哪 又說道 也許他把咱攔在這兒 他又回去捉淫婦去了 白平搖頭道 不能 他不能這末放心扔下咱們走 他一定是藏起來了 咱就不必管他啦 趕緊回去吧 姜玉龍聽這話很對 因一點頭道 那未咱走吧 說道 摸了摸腰間 飛抓尚在 遂掏出來 搭在牆頭 才要往上爬 忽聽身後有人笑道 喝 好沒良心 人家破出死命來救你們 你們却不顧人家先走了 太沒情義了 二人一回頭 却見是雷順 遂又把飛抓抖下來 叫道 雷賢弟 誰救我們來了 雷順笑道 反正有入 你現在不要問 他們又奔那矮牆裏去了 你們該接應接應他們才是 姜玉龍一看他指的是小花園 遂道 哦 上鮑三娘那裏去了 到底是誰呢 雷順笑道 不用問 你跟我走 接應他們去吧 姜玉龍滿腹狐疑 只得率同白平 跟隨雷順躍進小花園 遠遠就見葉秋風跟阮英打上了 鮑三娘邊着個女子要上樓 忽然穆鳳英尤玉環由樓裏出來攏住鮑三娘 玉龍這才明白 雷順所謂的救他之人 一定就是穆鳳英了 遂藏在樹後叫道 二位賢弟 啥先別往前進 如果他們不行 咱們再露面兒 雷順笑道 要等他們不行 不就糟了嗎 你要 是不出頭 你在這兒等着 我跟白平賢弟出去 玉龍忙拉住

他道 你別忙 况且我們也沒有兵刃 你看鮑三娘受傷了 哦 他們把焦家姐姐救下來了 說着 就見尤玉環削了葉秋風的鋼刀 保護着焦鳳英等逃出園去 依着姜玉龍 大家既已脫險 一塊兒走就完了 雷順却因爲見葉秋風還站在花叢前怔着 不免心中有氣 遂道 這小子跟着攬合鑿 趁着今天他走單了 把他宰了就完了 說着 一伏身軀便跑過去 姜玉龍一把沒抓住 遂道 喝 兄弟你回來 雷順那裏肯聽 早跑過去 高聲喝道 呀 淫賊 認識你家雷大太爺嗎 葉秋風一驚 回頭見是雷順 遂道 又出來一個 今天你們來了多少 雷順道 告訴你吧 小子 都來啦 你就拿命來吧 說着 縱步向前 挺刀便刺 葉秋風見刀到 忙閃身躲開 跟他動手 雖然赤手空拳 沒拿着兵刃 雷順却不能取勝 白平在樓上看了看 不見動靜 遂道 嘘 這淫婦別是叫姑娘用袖箭打死了吧 怎麼不下來呢 咱過去吧 幫個忙兒把這小子宰了就完了 姜玉龍點頭 便伏身過來 高喝淫賊 你還往那裏逃 姜玉龍在此 葉秋風一見又來了二人 因不敢戀戰 忙抹身往樓上跑 想把鮑三娘驚動下來幫他 誰知樓上始終沒有動響 葉秋風見他們追上來 恐怕被他們圍上 不敢站住 又忙往樓後跑 姜玉龍和白平一看 他這末關 鮑三娘怔沒下來 因料他縱然殺死 也必定受了重傷 不由滿心歡喜 便放心大胆的追着葉秋風不放 葉秋風也不逃走 只圍着樓轉 雷順的腿雖然快 怎奈他不直跑 東竄西躡 轉樹繞花 三個人竟捉他不得 就在這個時候 鮑三娘回來了 遠遠就見有三個人追一個人 不由一怔 嘘 怎麼還有人哪 細一看是姜玉龍跟白平 不覺心中大喜 本來剛說完大話回來 真要是再把

他們拿住 可露大了臉 想着 因見他們奔這邊兒跑來 倘不由心生一計 便把迷香帶撤出來 蹲在花下 頭一個是葉秋風 哥的從他面前跑過去 第二個是雷順 他也沒理 待姜玉龍和白平追到 霽的站起來 唏魯嘆噏 把迷香帶照定他二人面門一抖 二人一見是鮑三娘 只嚇得哎呦一聲 雷順聽見一回頭 鮑三娘又把迷香帶照定他一抖 三個人都咕咚咕咚摔倒在地 葉秋風一看鮑三娘把他三個都抖躺下了 心中大喜 遂跑過來道 九太太 這三個都是八義的子侄 一個好人也沒有 說着 一哈腰把雲順的刀拾起來 縱到玉龍面前 舉刀便剁 把玉龍宰了就完了 那鮑三娘焉肯叫他殺 一見他舉刀 遂用迷香帶一抖 口中說 好城 忙一抬腿 把他踢出去 便一手一個 提了玉龍白平跑上樓來 這時春梅正藏在樓裏看着 一見九太太回來了 又把他們拿住 遂忙點上燈 鮑三娘把他二人往屋裏一扔道 先把他們綑上 隨轉身下來 把雷順葉秋風也提上來 拿繩子都綑了個結實 把華秋風仍在床底下 把姜玉龍白平雷順 却頑兒衝外 隨命春梅 去到你屋裏偷偷看着去 如果有人來了 即來報我知 雖梅答應 便忙下樓去 鮑三娘這才取出解藥 每人給他抹在鼻子上點兒 這一陣忙 出了一身汗 拉過一把椅子來坐在床前 兩脚登着床沿 拿扇子搊着 才把這口氣場下去 他們三個人就緩過來了 抬頭一看 鮑三娘在眼前坐著 三人不由一皺眉 便又低下頭 鮑三娘道 難得你們還真沒走 現在你還有什麼說的 白平一抬頭冷笑道 你把我們宰了吧 鮑三娘將要發話 忽聽吱的門兒響 鮑三娘一回頭 見是春梅 往窗外一努眼兒 使了個眼色 口中却問道 九太太

您餓不餓 鮑三娘會意 遂揮手道 不餓 你睡覺去吧 春梅答應 遂轉身退出 鮑三娘遂重問白平 白平要說話 姜玉龍皺眉道 不必答理他 他愛怎樣就怎樣吧 白平依言 便不作聲 鮑三娘道 別不言語 白平也不作聲 鮑三娘又說了幾句 他們還是不答言 鮑三娘點頭道 你進屋來 阮英在窗外聽着一哆索 心說 別理他 他這是詐語 想着 就見他眼望着這邊兒道 喂 說你啦 別儘自在那兒站着噏 不嫌累嗎 進來吧 阮英見他這種情形 心說 他別是真知道我來了吧 唰 別忙別管他真知道假知道 我先忍會兒 能教他說我胆小 也不會教他把我詐出去 將想到這裏 忽聽他笑道 阮英 你以為我用的是詐語嗎 其實我早就知道你來了 阮英一聽 心說得 連名子人家都叫出來了 想着 可是還不動彈 鮑三娘看這意思非得我請你去呀 好 那末我就請你去 說着 遂站起身來 往門那兒走 到門前推門要出去 却忽然回過頭來望着後窗說道 我要一出去就對了你們的心思了 你們好進來救他們呀 可有一樣兒 我上一回當不能上兩回當 阮英你愛進來不進來吧 反正我不離開這間屋子 惫惢看看你們有麼法子救他們走 一壁說着又走回 坐在椅子上 阮英心中着急 真要是這麼着 還真沒法兒救他們走 這不糟了嗎 姜玉龍却冷笑一聲道 你就坐着吧 你就是坐到一年 也沒有人答應你 鮑三娘道 呆着你的 姜玉龍瞪了他一眼 便不作聲 阮英一看 這時天已交五鼓了 眼看就要亮啦 這可怎麼好呢 唉 還是用舊法子 主意打定 遂轉身下樓來 到廚房裏一看

窗戶已然着沒了 只得出來 到下房裏一看 這屋的窗戶還好好的 便由腰中
把千里火種取出來 恍着了火摺兒 飛身繞過來 把火摺兒往窗上一點 忽聽
屋內喊起來道 哎呀 了不得 他又要放火 倒把阮英嚇了一跳 原來是
春梅 奉命藏在屋裏滅了燈光 把窗戶扯了個小窟窿 往外看着 阮英一來他就看見了
因上樓去報告 如今見他下樓進了廚房 正不知作什麼 忽又見他出來 手裏拿了個火兒
把這屋窗戶點着了 不禁大驚喊起來 鮑三娘在樓上聽見 先是一驚 繼而一想 不由
笑起來道 梅春不要怕 他這又是用的是調虎離山計 哼 我可把個猴子擠窮了詞兒啦 你
還有別的能耐沒有 就會放火呀 你放吧 火着了也好 索性跟他三個人一塊兒來個
火莽倒好 你們誰還不樂意活着 請進來咱們一塊死 阮英一聽 可真生了氣
心說 對咱就都別活 想着 遂縱上窗台 腾騰騰又點了幾處 春梅可吓壞了
有心跑出去 怕阮英把他宰了 不往外跑 眼睜火要着起來 實在無法 只得還是往外跑
將一露頭兒 阮英便把雙筆衝他一比道 你一出來 我就殺絕了嚇得春梅又跑進去 他
可就喊起來了 救命啊 救命啊 夜深了 聽的很遠 鮑三娘惟恐被前邊人聽
着麻煩 遂喊道 春梅 你不要喊 燒不死你 我自有辦法 春梅道 有辦法您
可快着點兒呀 哎喲 房頂子也着了 墻也着了 快着點吧九太太 不然就燒死了 鮑三
娘聽他這一喊 心中也有些慌了 因思 我要是把消息拉開 從窗戶出去 阮英就是知道
我沒在屋 他必然怔進來 只要我把後邊這三個制住 阮英就不成問題了 想到這裏 便

又把迷香帶一抖 把姜玉龍等迷過去 消息拉開 隨嘆的把燈吹滅了 飛身縱上桌案 先把劍刺出去一幌 見沒有動靜 跟着飛身縱下去 脚尖一着地 留神往各處看只見在對面并肩站着三個人 鮑三娘心想 如何 我就知他們是在後邊兒了 想着 留神細看 不對 這三個人不是女子 却是三位少年 當中的這位 年在二十多歲 白倏倏的臉膛 一身青衣裳 手持一對短把追風荷葉鏟 左右這二人也在二十多歲 每人手中一口刀 都是威風凜凜 像貌堂堂 鮑三娘不認得 料必是八義一黨 遂喝道 呀 什麼人 敢來國舅府攬閑 報名受死 小年將要說話 突由他們的身後 忽的站起來 一個人 却是個大黑小子 倒把鮑三娘吓了一跳 只見他一扭身 轉到三個小年的前邊 衝着他們道 你好哇 鮑三娘上下打量 說道 你是什麼東西 黑小子道 你不認識我 我告訴你就認識了 鮑三娘道 這話說的明白 你就告訴我吧 黑小子道 告訴你倒沒關係 你要站穩了 別回頭吓你一溜觔斗 鮑三娘道 我也不致於這末小胆兒 你就快說吧 黑小子道 你爺爺我家住在南京唐家屯 姓唐名奇表字永逢 有個外號叫鐵棍唐 小名兒叫鐵牛兒 怕不怕小子 鮑三娘 聽着 你就是那唐鐵牛哇 那末你別走啦 說着 飛身向前 把迷香帶照定唐鐵牛的面前便抖 那位說 唐鐵牛怎麼進來的 原來魯玉 本領既高 心性未免就狂 因見阮英告奮勇 只帶雷順一人 要去救姜玉龍盜喪門劍 心中很看的起他 到夜晚各歸寢室安歇 便知殷青朱林商議 要暗隨阮英二探國舅府 殷青朱林當然是樂意便挨到時候 收拾齊楚 出萬龍標店 � 徒奔國舅府來 到護城河 正是順橋樁過去 忽

聽後邊有人叫 魯大哥 魯大哥 魯玉一怔 心說、這時招呼我是誰 因忙回頭觀看 却見順着河沿跑來一人 細一看 却是唐鐵牛 因道 那不是唐大兄弟嗎 鐵牛道 可不是 我是誰呀 魯玉道 你打那兒來 唐鐵牛道 由標店來呀 魯玉道 既是由標店來 怎麼從那邊兒來呢 唐鐵牛道 別提了 這個窮河我過不去 找橋坐找不着 我圍着這兒轉了半天了 魯玉說道 那不是橋嗎 已經吊起來了 我們須從這裡過去 唐鐵牛搖頭說道 不行 我過不去 我怕掉在水裡 朱林一聽 遂道 現未你幹麼來呢 唐鐵牛道 那是呀 我不是跟阮英一塊來的嗎 到這兒他們把我扔下就進去了 弄的我心裏很生氣 想進也進不去 這口氣就是爭不了 正在這裏氣得要死哩 趕不到你們哥兒三個來了 沒別的求你們哥兒三個受點兒累 設法兒把我帶進去吧 我也好跟他賭賭氣 我沒他不是不行 好哥哥 帶我進去吧 魯玉一皺眉 遂道 你會上房嗎 唐鐵牛道 不會呢 趕明兒我非學學不可 魯玉道 趕明天學 今天怎麼辦 他這裏的牆又高 連我們還得使飛抓哩 你不更麻煩了嗎 依我說你這口氣不必爭了 都是自己弟兄 何必呢 請回標店休息去吧 唐鐵牛道 別別 好哥哥 你可憐可憐我吧 我今天要是進不去 就得急死 無論如何請你得救我這條命 魯玉又皺了皺眉 隨道 你會爬樹不會 唐鐵牛道 爬樹行 這是咱的拿手招兒 魯玉點頭道 能上樹就行了 你登着這樞橋走也不是不行 因為你不會水 看着底下眼暈 所以過不去 咱這木辨 我們過去 在你腰裏拴根繩兒 你就放心大胆的往前走 別說掉不下去 就是掉下去 有繩兒在我們手裏 也淹不死你 一拉就把你

拉上來了

唐鐵牛猶疑道

那行嗎

我倒不是怕掉下去 我怕你們過去就不管我了

魯玉

道 沒有那個事 咱們弟兄不玩笑

唐鐵牛遂道 行 那就這末辦魯玉一聽 遂叫殷青
把飛抓掏出來 自己也掏出飛抓 搭在二處 把唐鐵牛的腰繫上 這一端在自己手腕上繞
了兩繞 命殷青朱林先過去 自己隨後過來 拉住絨繩 叫唐賢弟你過來 於心走了一點
兒事也不碍 唐鐵牛望着河裏水 汪洋一片 忏說 掉下去雖然死不了 可是弄一身水也
不好受 不過去這口氣又爭不了 沒法子 只得峪出去 一跳一跳的蹬着橋樁過 他不是
是豁出去了嗎 還真沒掉下去 安安然然的就過來了 唐鐵牛心裏很喜歡 遂笑道 還是
魯大哥智謀大 這法子真好 魯玉道 不是我的法子好 是你的胆量小 實你要是放心
走 沒有繩兒繫着也過的來 以後你再過這兒 就假當有繩兒繫着 一點兒也別猶疑 邁
步就走 決對掉不下去 說着 因要解他腰間的繩兒 唐鐵牛忙攔道 別解了 繫着吧
上墻的時候好往上拉 也就省得再繫了 魯玉無奈 只得牽着繩兒走 到莊牆下 朱林陶
出飛抓來搭住牆頭 先順繩兒爬上去 跟着殷青魯玉也爬上來 三個人一齊用力 把唐奇
拉上去 仗着莊兵們在屋裏正賭得興高采烈 一點也沒注意到外面 所以他們四個人才得
安然順馬道下來 伏身飛行 來到國舅府 饒到後邊那棵大樹附近 越牆上來 把唐奇拉
上去 因向他道 還就進了國舅府了 你看見了沒有 辨就是聚寶樓 我們去看看去 你
在這兒等着 千萬可別離開這棵樹 我們要把人救出來 就來交給你 就提是你救的 要
是有賊來 你就上樹逃跑 千萬別跟他們動手 更不要離開這裏 這花園子裏各處都是消
息 稍一不慎 就有生命的危險 你千萬不要拿性命當兒戲 唐鐵牛連連點頭道 好吧

我一定按着你的話辦 小三俠便各處打探去了 唐鐵牛等了半天 也不見他們回來 心中正自急燥 忽見前面有一條黑影 奔這棵樹跑來 真是飛也似的 唐鐵牛一望便知是雷順忙隱身樹後 見見雷順來至樹下 東瞧西望 忽然奔西北走去 唐鐵牛心想 怎麼就剩他一個人了 阮猴子怎麼不見 想着 暗暗地隨來 及至見了二位姑娘 心說 啾喲喝 敢情他們把人已經救出來了 正在想著 却不知怎的 二位姑娘把姜玉龍白平放在花下 又如飛奔裏邊兒跑去 雷順也似乎很驚愕 因向前把玉龍白平救醒了 他們三個人也奔了那小花園去 到了小花園 人家躍牆進去了 鐵牛就瞪了眼兒 沒有法子 只可找門兒吧 因順牆根走 轉繞了半天 這個門兒也沒找着 正急的抓耳撓腮 無法可想 忽見前邊兒黑影一幌 如飛跑來三個人 唐鐵牛一看 不禁大喜過望 遂叫道 魯大哥 小三俠早已看見他 衝他一擺手 遂伏身過來 到了近前 問道 不是不教你離開那裏嗎 你到這兒幹麼 唐奇道 我聽了你的話 本不敢離開那棵樹 因為我看見雷順了 還看見穆鳳英尤玉環二位姑娘 他們已把姜玉龍白平救出來 却不知什麼緣故 又都跑到這裏去 我想進去看看 却上不去牆 找門兒也找不着 在這兒轉悠 半天啦 可巧碰見你們 脣們快進去吧 魯玉一聽 還道 哦 怪不得一個也不見哩 原來都在這裏 待我進去看看 說着 哔的便縱上牆去 殷青朱林一見 忙要往上縱 唐鐵牛一把就把殷青抓住道 你別走啦 好哇 你們又打算不管我呀 及早想法子把我帶進去 殷青無奈 只得掏出飛抓 抓住他的十字絆 自己先縱上牆來 然後把他拉上來 放下牆裏 自己也飛身從下來 二人

一前一後往前飛跑 繞過一叢花草 就見魯玉朱林已躍上閣子的後墻 殷青趕到 喂的也縱上墻去 鐵牛又不由一咧咀 心說 不會上高多難 人家都上去了 我這也不知屋裏是怎麼回事 多悶氣呀 想着 因往前邊兒繞 到樓前一看 阮英賽瘋了似的 各處放火 春梅屋裏喊 鮑三娘在屋叫 唐鐵牛不由一怔 心說 這是怎麼回事 就聽鮑三娘喊 你放吧 我們來個火葬倒好 唐鐵牛這才明白 不用問哪 他一定又捉住人了 阮英用調虎離山計 人家不上他的當 可是不上當也辦不到 火急起來也得往外逃跑 我想他一定從後窗出來 我不如上那兒等着去吧 想着 便跑向後邊兒來 到樓後拾起塊石子 想叫小三俠下來 却見小三俠一旋身從上面跳下來 唐鐵牛便迎上來道 怎麼回事 魯玉道 姜玉龍雷順白平都被擒了 淫婦要出來 話們預備拿他 唐鐵牛道 預備麼 量一個淫婦有什麼本事 你們三位都別管 看我的 來來來 你們在這兒站齊了 我藏在你們身後 他出來你們可千萬別答理他 靜看我一個人的 小三俠點頭 便并肩站好 唐鐵牛蹲在他們身後 果然鮑三娘從後窗出來 唐鐵牛遂出來跟他答話 當下鮑三娘把迷香帶照定唐鐵牛的面門一抖 喊道 你給我躺下 唐鐵牛渾身一抖 腦袋搖了搖 往後一退兩退嘆通翻身栽倒 鮑三娘便不怠慢 喂的飛身縱過去 手起劍落 照定唐鐵牛的脖項便割魯玉吃了一驚 待要向前救護 就看劍離脖項還有半尺來了 唐鐵牛突的往裏一滾 一張二臂 嘆的把敵人的兩腿抱住 用腦袋一頂 口中說 你給我躺下吧 原來唐奇有一種絕藝 能把氣閉住 一切的氣味 都不能入他的孔竅 他一見鮑三娘撤出個帶子來 便如

必是迷魂帖一類的東西 早把氣閉住 却故意摔倒 鮑三娘萬也沒想到他是裝的如今突的把自己的兩腿抱住 不禁大驚 忙要用劍割他時 早被唐鐵牛的腦袋一頂 身不由己的翻身栽倒 少三俠大笑 正待向前要幫忙捉拿淫婦 突見由花叢後縱起 三條黑影 咻嗖嗖 皆縱上後窗去 魯玉一驚 要追上去 殷青忙一拉他道 你看看那是誰 魯玉細一看 却是三位姑娘 焦鳳英 尤玉環 和穆鳳英 不禁啞然而笑 哟 這是未婚妻救他的未婚夫去了 我們就不便多管閑事啦 想着 突見鮑三娘猛的用腳一登 竟把唐鐵牛登了一個觔斗 鐵牛扭腰站起來 魯玉喊的 喝 好廢物 遂一擺雙鏟 迎上前來要動手 就在這個時候 阮英由前邊兒跑來 他因聽不見樓上的聲息 也料着鮑三娘必由後窗出來 却因為樓上有消息 不敢上樓去 忙繞向後邊來堵截 將轉過牆角 突見唐鐵牛被鮑三娘登翻 魯玉要向前動手吧遂喊道 魯大哥且慢仔細他的迷香袋 還是讓我來跟他動手吧 說着 早由腰中掏出解藥 又聞了點兒 隨伏身奔過來 却和魯玉使了個眼色 魯玉一看 明白他是叫自己救玉龍去 心說 己有人救了 何必我呢 却向他點點頭 阮英擺雙筆跟鮑三娘動手 淫婦一看 又是一個不怕迷香袋的 不免心中着慌 此時東方已然發曉了 阮英回頭看了看 魯玉還在那兒站着 心說 唉 不是教你救人去嗎 怎麼還在那兒站着 是不明白我的意思是怎麼着 天亮啦 再不去救就走不了啦 想着 正要叫他 突見有三條黑影 從窗臺跳下來 伏身便跑 阮英一驚 細一看 却是三位姑娘 焦鳳英挾着雷順 尤玉環挾着白平 穆鳳英挾着姜玉龍 頭也不回的

如飛而去。不由暗暗點頭。我算計他們就不能走。一定要回來。怪不得魯玉不動。敢情已有人進去了。原來三位姑娘。雖然阮英要求他們走。但他們那裏肯回去。見阮英去後。便又回到小花園來。見阮英在前邊兒放火。遂够奔後邊兒來。還要用方才的法子暗入後窗救他們。不想後窗那裡已有三個人窺視。唐鐵牛却抱着大肚子奔前邊兒來。穆鳳英因怕他說話。因一拉焦尤二人。忙隱身藏起來。直待鮑三娘出來和唐鐵牛打上。焦鳳英便叫二位妹妹。咱別看着了。快上去救他們吧。因飛身躍進樓來。依着穆鳳英的主意。要從前邊走誰知火着上來了。只得又由後窗縱出來。阮英一見。便不怠慢。遂叫道。諸位哥哥兄弟。天可亮了。咱們的人可一位不短。咱趕緊走吧。衆人點頭道。走。說着。便一伏身追下姑娘去。阮英遂虛點一招。縱出圈外。因笑道。鮑三娘。咱再見吧。我勸你不必追了。要是追。你可是自己找死。說罷。一抹身便跑下去。鮑三娘氣的火星亂迸。本想追上去。因見他們人多。惟恐自己吃虧。而且這火也已着起來。只得咬牙跺腳道。放你們去吧。將來我非要你的命不可。阮英聽了。回過頭來衝他點了點頭笑道。將來再說。說着便追上小三俠。躍出小花園。就見姜玉龍三人在地下躺着。三位姑娘已然不見。阮英說道。三位姑娘真是辛苦。這才放心回去。咱們也趕緊走吧。說着。掏出解藥來。把姜玉龍衆人細問道。一夜夜經過。阮英說了。又問他這兩日被擒的光景。姜玉龍也說了一遍。大他們解過來。大家挾持着唐鐵牛躍出國舅府。够奔萬龍標店來。行走之間。玉龍不免相謝家說說笑笑。來到萬龍標店。這時天已大亮了。萬龍標店已開了門。衆人遂進來。到了大

客廳 只見八義以及諸位老人家都已起來了 正不放心他們 一看他們都回來了 俱各大喜 細問這一夜的經過 阮英含混說了 大家見人已救出來 也就不加細問 因又商議盜喪門劍之計 全都是無法去盜 商議一會 也沒有相當的辦法 夥計來回 早點已備妥 蔣爺便吩咐擺上來 羣雄入座吃喝 吃喝完畢 接着又商議 仍是一籌莫展 正自爲難 忽見有一個夥計 由外面進來 高聲喊道 回稟衆位俠客爺 外面有山東的老俠馬殿元 馬爺 帶着少鏢頭馬通馬俊相赤髮靈官齊秉義 在門前下馬 群雄一聽 哦 他來了 我們快去迎接 說着 遂蜂擁出來 只見馬爺帶着兩個兒子 一個徒弟 已由外面進來 弟兄們一見 自不免有一番親熱 謙讓讓來到大廳裏 有不認識的 由蔣爺給介紹了 衆人見禮已畢 大家落了坐 宋大爺便問馬爺從那裏來 馬殿元道 從家裏來 聽說你們不要破聚寶樓嗎 現在怎樣了 宋大爺見問 因長嘆了一口氣道 唉 再休提起 聚寶樓的事麻煩了 馬殿元道 怎麼呢 這不是六弟已經來了嗎 有他在乎 這有什麼麻煩的 宋大爺道 唉 其實聚寶樓倒不成問題 有一個看樓之人 很是不好惹 因此樓也破不了 馬殿元一皺眉 說道 這可新鮮 這個看樓之人是誰呢 是怎麼個不好惹 宋大爺道 要提起這個人並不足爲奇 提起來你一定也知道 這個人姓邵名叫邵清 有個外號叫喪門劍 馬爺一聽 不待他說完 便連連點頭道 嘔 嘔 我知道 不錯 他的喪門劍厲害 照的人睜不開眼 可是你們也沒想個法制制他嗎 宋大爺道 想了 就把盜喪門劍的經過說了一遍 馬殿元搖頭道 這辦法不好 喪門劍是他的命 他當然時刻不離 想盜他的劍焉得

能够 你們須想出個辦法 能制住他的喪門劍才好呢 宋大爺一皺眉道 這辦法恐怕不好 想吧 馬殿元忙道 好想 你說這個喪門劍有破沒破 宋大爺點頭道 或者有破 可是我們已爲了兩天的難 你既這樣說 你一定有破法 就請你快說出來 大家喜歡喜歡吧 馬殿元一擺手道 我可不能破 我知道有一個人專能破他的喪門劍 難道你們不知道嗎 宋大爺愕然道 有人專破喪門劍 哎呀 我一時可想不起 你提個醒兒 馬殿元笑道 提起這個人也不是外人 你們都是當局者迷 都蒙住了 其實這個人還就在眼前 蔣爺不耐煩遂道 究竟是誰 你就快說吧 怎麼說話這未囉哩囉索的 馬殿元笑道 我說我說 大哥別着急 這個人就住在這開封府 離城六十餘里 趙家院 姓趙名叫魁光 別號人稱賽判官 蔣照雄一聽 遂道 你說的是鏢行三俠的老三 馬殿元點頭道 對了 他有一件兵器乃是稀世奇珍 名叫靈竹鞭 其實你們都知道他這條鞭 動手之時能發光照人的二目跟喪門劍的功效是一樣 可是當初我跟他談過 這條鞭比喪門劍如何 據他說 喪門劍不及他的靈竹鞭 而且靈竹鞭正降着喪門劍 靈竹鞭的寶光一幌 就能把喪門劍的光華遮住 如果這個樣 我們要請他來 抵制喪門劍 豈不是易如反掌嗎 羣雄一聽 都如夢方醒 蔣爺道 哦 不錯 這種話我也聽人講究過 喝 怎麼我就沒想起來呢 馬爺笑道 你要想起來 我還來幹麼呢 說的羣雄笑了 宋大爺道 既然如此 那位去請趙俠客呢 馬殿元道 他是我的師弟 又是我提議的 當然是我去 羣雄點頭道 馬爺去最好 他不敢不出來 馬殿元笑道 這話也不能這末說 我們弟兄的感情很好 向來是客客氣氣 我

既找他 他就滿心不願意出來 也不好意思駁我 這話尚未說完 阮英一旁說道 啊 我說馬大爺 您別拉這樣滿的弓 麥說他不好意思的 萬一他要好意思的 您怎麼辦呢 馬爺微然一怔道 哦 這話也說得是 我們應該防備萬一 阮英我且問你 他如若不出來我採取那種辦法較為合適 阮英道 這樣辦吧 您一個人去 走在路上也寂寞 我很你老走一趟 他要是毫無問題的出來呢 那就不用說了 如果他不肯出來 你老就別管啦 濶我三寸不爛之舌 兩行伶俐之齒 能把他說得服服貼貼跟咱出來 馬殿元道 這好極了那末你就跟我走一輪 阮英道 走哇 事不宜遲 最好咱現在就走 馬殿元點頭道 可以遂站起來 宋大爺忙攔道 何必這末忙 吃些點心再走吧 馬殿元道 不 我現在不餓 好在離着不甚遠 到他那裏吃喝也很隨便 諸位咱這回頭見吧 羣雄聞聽 要往外送了 馬殿元連道 不送不送 便邁步往外走 阮英跟着 出了萬龍鏢店 順大道徑奔趙家院而去 走了一程已來到漫窪 阮英一看 這位馬爺仍是不慌不忙 大搖大擺的往前走不由皺眉 心說 六十里地不算近哪 像這麼個走法得多怎到 想法子得催老頭子快點兒走 想着 遂來道 老大爺 照你老這麼個走法兒不行啊 馬爺一回頭道 這麼走不行 怎麼走才行呢 阮英道 得撒開腿伏跑 馬爺道 何必這麼忙呢 阮英一聽 喝 你老可真是飽漢子不知餓漢子飢 何必這麼忙 現在都要把我急死了 馬殿元一捻鬚道 什麼原故呢 阮英說道 好麼你老 我宋大爺在寇相爺面前誇下海口 多着五天 少着三天就